

(影攝/訓銘李)。題問會社及境處的民住原，下擊衝明文代現在批判，材業為樂音韻舞民住原以《音杵的默沈》▼



●到外國 取「中國經」

後來她又計畫到日本及韓國去蒐集唐宋的樂舞。日本因仰慕中華文化，曾在唐朝時前後十九次派遣文化使節團來中國，學習中國的建築、律法及樂舞等，這些資料目前仍保存得非常完整。

民國五十四年，劉鳳學前往日本教育大學研究現代舞及舞蹈創作法，同時

在皇宮雅樂部研究我國唐代音樂舞蹈對日本樂舞的影響。一年後，劉鳳學帶回九十六首樂譜、六十六首舞譜，大部分是手抄的，只有一小部分是用相機照的。

劉鳳學辛苦抄回來的舞譜，結果沒有人看得懂。直到民國七十二年，她才轉轉得知英國劍橋大學唐樂研究中心專門在研讀唐代樂譜，譯成五線譜後加以出版。《拔頭》、《春驚轉》、《皇帝破陣樂》

等古代舞的重建，就是根據這些樂舞譜陸續完成的。民國六十一年及七十三年，劉鳳學兩度赴韓國研究考察宋詞傳至韓國的儒家舞蹈、韓國舞蹈、以及十五世紀時韓國仿儒家舞蹈所作的宗廟舞蹈。後來她重建的文舞《化成天下之舞》及武舞《威加四海》二支舞，都是屬於宋朝儒家的舞蹈。

「重建一支古代舞蹈，比創作十個新的還要難。

「劉鳳學語意深長的加了一句。

數十年來，劉鳳學沒有間斷過中國古代舞蹈的研究和整理工作。「要掌握傳統舞蹈的精神，一在傳統舞蹈的空間所呈現的，一在傳統舞蹈的動作所呈現的，這些都很重要，當然它也和文化背景、社會條件等息息相關。」劉鳳學認為這些東西對她後來不管在研究或創作上，都幫助很大。

●用「拉邦舞譜」 重建中國 古代舞蹈

談到拉邦，劉鳳學微微一笑說：「除了舞蹈本身，對於其他和舞蹈相關的領域，我們很少去關注，拉邦可以說是第一人。」現代舞之父——拉邦，本身集舞者、編舞家、舞蹈理論家於一身。他在舞蹈上的貢獻，一是創作方面，在空間的結構上，他提出很多新的構想；同時他發明了舞譜——記錄動作的符號；並利用舞蹈來治療——即「舞蹈治療」；他也發明了一種分析舞蹈動作的符號，叫作「施力」，來分析舞蹈動作的質和量。

劉鳳學大學時對「拉邦舞譜」只有粗淺的了解，深入研究「拉邦舞譜」是在德國福克旺學院唸書時，「分析符號」的研究則是在英國唸書的時候。

「因為在研究中國舞蹈時，發現除了儒家的舞蹈外，沒有一首我可以完完整整的把它記錄下來。舞蹈動作及空間沒有被記錄的一切都是空談，這樣好的文化遺產不能把它記錄下來實在很可惜，但文字記錄會由於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做出不同的詮釋，符號則像鋼琴的鍵一樣，什

麼音一定就在什麼鍵上彈。」是拉邦讓劉鳳學走上學術這條路。

然而，雖然有客觀的符號可供記錄，民族的性格不同還是會造成差異。劉鳳學學她在德國的經驗說明，她在德國寫的舞譜會被送給一個英國人審查，那些符號多半是中國特殊的動作，他可以讀得懂，還跳給她看。劉鳳學知道他跳的完全正確，可是民族的氣質不同，感覺就像西方人唱牛劇，總覺得那裡不對勁。

民國五十八年，劉鳳學在德國福克旺學院（Folkwang Hochschule）專攻創作與「拉邦舞譜」時的指導教授之古特曼（Gutman），是位將一生都奉獻給拉邦的學者。他協助劉鳳學將中國古代的《八舞》等九首舞蹈改寫成拉邦舞譜，並在歐美出版。

「拉邦的舞譜之所以可以站穩腳步，被一般學術界承認而使用，完全是因為這位學生，他一生的心血就做這一件事情，他的生活非常簡單。」聽著劉鳳學談起她這位老師，言語間充滿孺慕之情，我自然地聯想到——劉鳳學自己不也正是如此。

●台灣第一位 舞蹈博士

「宋朝以後，中國的舞蹈幾乎是一片空白，要想重建中國古代的也好，建立現代的也好，都必須自

己去蒐集資料；在創作的過程中，也會發現很多問題，發現了就想把它解決，想解決的時候，就是一個學術問題，因此引發了我對理論研究的興趣。」劉鳳學娓娓道說她之所以走上學術之路的因由。

髮白根

穗沙

在地毯上
你發現了一根白髮
長度正如你的瀏海
問我 它幾時被歲月染白？

我堅持 它是我髮中掉落
絕非你的瀏海 不信
可檢視它的髮質
——如我一般的固執

其實 何必為一根白髮而爭執？
一隻燕子能啣來整個春天
一根白髮 用愛燃燒
就能白頭偕老

在廚房裡
你發現了一根白髮
漂浮在一碗雞湯
問我 願否先嘗？
一臉滿足的模樣

決定赴英唸書的前一年，劉鳳學正好在編以《寶娥冤》的故事為背景的舞作《曹蔡》，最後寶娥要被吊死，可是沒有人有吊死的經驗啊！怎麼辦呢？於是劉鳳學就在家裡面掛個繩子，常常就去試一試，感受一下那種感覺，這樣在表演的時候，才知道要表現到什麼程度。每次幾乎都試到一個自己覺得很痛苦的程度，只差沒有真的吊死而已。她更常常為了編舞，遇到瓶頸，晚上就一個人在巷子裡走來走去，甚至徹夜不眠。

這種情況看在先生齊沛霖眼裡，很為她憂心，他常常半開玩笑地對她說：「這種生活繼續過下去，你不是去火燒島就是去台大醫院。」建議劉鳳學出國唸書，讓左右腦平衡一下。如果不是先生的鼓勵，她大概也不會真的就去唸個舞蹈博士回來。劉鳳學覺得自己非常幸運，能有這麼一位凡事體諒她、支持他的先生。（中）